

論衡

廿二之五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架 號 冊

七十五

論衡卷二十二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讀本記

誅
宋

德
宋

涓
宋

鶴
宋

平
宋

宋本皇作黃

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拍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得薄不足以聽之公曰

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霍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

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癰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

宋本既作所

廷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吊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

宋本于作秦

廣宋
援宋

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二宋

曹宋

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胃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

熊

宋本可作何
宋本之君倒

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
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
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
令主君滅二卿夫羆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
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
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可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
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之君子且必有代
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

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
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
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
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奔齊
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
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
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
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
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

宋本於此作兆
神雖作皆
知天不作不契

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
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
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
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
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
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
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
也人君之使車馬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
也大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

地宗

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也之官同則其使者
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
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
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
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
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
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
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
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

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

宋本後作后

形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刑俱尚不能疾况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烟等案雲烟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

宋本在作則

宋本事作象

宋本驛作畢

至宋

太宋

宋本命作令

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竟神蜚馳何疾也疾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

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者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

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

為我宋

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我爲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人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杳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

入宋

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殺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畊者乞飯畊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之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

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賁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

宋本上為作之
下為作非

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為龍象，為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帝者師。」後十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吳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

從宋

吉宋

宋本脫上黃字

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言
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
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
黃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
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
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
時石墜車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
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

東宋

宋本偏作鑑

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
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
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
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
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
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
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
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
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剗魚得書云

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社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

宋本得作傳

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鑱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

懼宋

經宋本

宋本夫人作文
夫

哭美作美夫

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
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
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
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
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
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
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
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

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
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
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
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
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
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
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
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

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宋本無也字
也下有夫字

宋本病作人

宋本死作亡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死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烟之氣，不能爲也。

令宋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氣也其作剛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

令宋

宋本且作其

宋本入作人

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

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韋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

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

宋本吉作言

宋本且作至

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
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
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
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
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
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芬遂
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
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

宋本人作之

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
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
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
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人彼言
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
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
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
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
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

宋本陰作正

早

宋本下為作能

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
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合陽
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
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是陽
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
合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
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
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合陽能見為
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

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
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
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
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
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
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
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右言之屬
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
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

石

宋

宋本寶嬰作
魏其

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
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米夜
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
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
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
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
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
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寶嬰灌
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

宋本三主作主

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
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
陽氣生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
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
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
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
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宋本盛作孤

論衡卷第二十二

已卯十月十三日校讐弟廿二兩卷

望之

第
家

論衡卷二十三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澌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澌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

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

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賫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

宋本爐作鑪

宋本响作響

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
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
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
汗出响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
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
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
則爲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爲鮭與鰮鰕故人食鮭
肝而死爲鰮鰕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
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

宋本誓作禁

宋本焰作焰

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
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燦全
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燦全道口舌之燦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燦金金制於
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
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
南人飲鳩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東南龍有
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
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

占京

宋本見作兆

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
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
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
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
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
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慙或附於唇吻故舌
鼓爲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
人夢見火古爲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爲口舌之
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

宋本知作姤
其作之

逐
宋本

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
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惕若僭者奢麗故蝮蛇
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惕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
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
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
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
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
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

宋本無者字

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作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

腸宗

宋本一作或

宋本獨作狼

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

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
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
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
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竟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
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
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
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

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
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
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歛孔

宋本備作間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
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
歛姦人憫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
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
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
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
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

宋本厚化倒

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

宋本生作使

宋本不明上有交接二字明葬黃泉字作其兩字

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寃定無所知與拘親之

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
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
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
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
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
故嘆以痛之卽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
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
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
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

貧

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
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
之道也蘓秦爲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
蘓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
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
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蘓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
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
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
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

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凶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

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

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

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

宋本要作曉

子宗

宋本徒作徒

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畧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人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

宋本刑作慙

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

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憐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樞當葬，身不送也。葬死

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他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孔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

宋本無婦字
乳下有母字

木
宋本二穀作
穀

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
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
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
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
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
水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
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
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
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

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
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
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
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
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
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
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
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
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

也凡可憎惡者若穢墨漆附著人身今日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蝕於溝不以爲凶者滂辱自在彼人不著已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

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

月而產其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平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天君憂焉如受命

於戶卽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稚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倣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

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畧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冢之人。冀人求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禮曰。毋搏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亾徒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

宋本求作來

毋宋本下皆同

宋本迷作迷

宋本惟作在

宋本宥作而
未有以無過作
若咎以身過

宋本起作吉

宋本致作敗

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已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令已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惟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已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為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夫

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已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楊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為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

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

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

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饑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大小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

宋本宜多食作
多於故

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徒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已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秦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掬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秦

宋本小大作水
火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
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
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
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
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
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
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二十三終

○第
宋

論衡卷二十四

譏日篇

宋本致作驗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
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
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
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
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
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
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

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

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旣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已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

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二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

宋本及作若

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

冬
宋本受作更

宋本所作可

曰
宋

皆
宋

宋本浴作滂

用

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

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水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月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

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食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入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祭。裁衣有忌。於是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

宋本作共

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

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

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牢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茅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宋本其作報

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

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白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耆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同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聞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蟻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

問宋

問宋

宋本著作矣

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

宋本情作務

宋本有作者

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

宋本莖作莖

宋本自作人
人作天

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
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
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
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
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
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
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
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
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

宋本怒作恚

宋本用作困

宋本從善
作得從

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
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
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
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
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
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
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
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
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竝祐奇惟旣多豐沛子弟卜

宋本亦作衆

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

宋本凶人作禍人於作之

宋本下凶作見

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十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

宋本無至字

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

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

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監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聞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繇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繇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辯崇篇

世俗信禍崇以爲人之疾病或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

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絀法人罪、至於灰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刻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逢、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宋本不作能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閣、人民有爲、觸傷問時、紆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舉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十、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

宋本舉作與

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
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
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歿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
明矣孔子曰歿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
崇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
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
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
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

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
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
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
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
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
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
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

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
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保蟲三百六十人爲
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
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
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
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
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
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

宋本惟作雖

宋本及作乃

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
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
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
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
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
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
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
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

宋本吉凶也作
狀而曰

宋本麗作絳

宋本先祖寢禍
作寢禍先祖

言
居居衰宅耗蜚囚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
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
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
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囚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
罰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
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
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
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
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

宋本不禱賽
作禱不塞

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禱時
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
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
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
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
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
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
由此言之諸占射禍崇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
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鑊錘不更

宋本會作合

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
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
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
家宅盛卽畱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
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
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
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
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
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
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
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
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
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
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後東西
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
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

宋本於作干

宋本溺作病

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於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路者暴溺什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

宋本知作之

宋本堡作衛

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知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堡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蟻

宋本令作今

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令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

宋本於作于

宋本東作南

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楊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

宋本謂作為

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謂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任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為謂之

宋本上折作

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為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為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為衝而南北相與為抵如必以衝抵為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為衝則天地之間

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皆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

宋本徙作殺
近作也

宋本下歲作數

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

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二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歟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歿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歿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二十四終

文政己卯以宋槧本校讀

十月十六日

望之

論衡卷第二十五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
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
宅相賊則疾病歿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
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
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
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
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惡先田後宅田重於

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一有不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

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旣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勝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

宋本中行作衛
字

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
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
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
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
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
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
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
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
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

宋本名作日
甲

甲乙爲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
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
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
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
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
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
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
張歛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
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

宋本跡作基

宋本生名倒

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子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

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義。何居。何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
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
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
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
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
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
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
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
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

有南北、長吏舍傳聞、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
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
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
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
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
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
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
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
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

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經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主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

惠宋本

宋本像作象

宋本崔作鳥

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人之出也萬民竝觀
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
卽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
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
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
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
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
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
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宋本巡作湊

宋本却盜賊作
盜賊却

宋本世治作復
也

宋本服作如

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
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
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
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爲命
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
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
猛剛者挺劔操杖與鬼戰鬪戰鬪壹再錯指受服知
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
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

宋本必作猶

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
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
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
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安集猶主人猛勇姦客
不敢闖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
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
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
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亾一
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

宋本不作安

宋本愚作意

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
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堯舜之德天下大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
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
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
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
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
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
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

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今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

蠶蠲宋本下同

宋本達作遠

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著人身也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達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內也安能曉之如所

宋本曰作者

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亾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亾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

唯宋

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

宋本修作脩

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亾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亾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崇謂崇未得得崇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宋本修作脩
下同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

歆
宋

宋本同作異

宋本宜食作
祭宜

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歆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園丘之上一蠶栗牛粢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

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水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雷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

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此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噓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怠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

由宋

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田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為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

擊宋

犧宋

宋本襍作
繼葆

宋本梧作梧
無下字
妖作秋

宋本上則作也

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楫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蕝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楫而指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

宋本而作自

宋本禮夫作體
矣不作喜

讓夜姑以楫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
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楫
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
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楫掊鮑之身矣且祭祀
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
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
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
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
其嘗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

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
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
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鼽
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
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
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
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
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
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

鈞宋

宋本潔作潔下
同
也宋本

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禴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

宋本飢作饑下
同

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侍邪。將以人食爲飢飽也。如自有儲侍。儲侍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侍。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飢壹飽。壹飢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

○世所見鬼非所
衣之神非所衣
之神非所見之鬼
也宋

禮宋本

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
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
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
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
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
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
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

禘宋本

牢宋

祭宋

祭宋

下宋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
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神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
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年於大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天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亾其地則不祭此皆

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
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
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
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
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
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
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
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反
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

傳或

宋本

及水

宋本

犁

宋

殖

宋

雷

宋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
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
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
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
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靈曰國
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

大宋

曰宋

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夫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門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宋本浴作俗

○雨秋求宋本

存宋

宋本而作亦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有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

反宋

宋本非作此

宋本星下有也
无下神字

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爲之祭戶論
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
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
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
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
星羣神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
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
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
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

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
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
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
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
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
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

祭

宋本一本註三字
作封發二字

宋本已作以

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然
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
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
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
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註音芝也。亦與之席，毋使
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
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
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
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

宋本祀也祭祀作
祀地祀地

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
背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
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典弗絕。若有禍福，重恩
尊功，慇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
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
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
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母祭，禮之諸
神亦可母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
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

宋本為作謂

宋本潔作絮下

精

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藉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

有神為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

為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

以為人死無知其情不能為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

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

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為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

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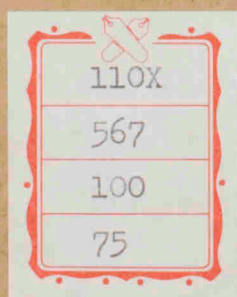
福怒則發怒而為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則雖常祭而其字

不絕久廢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哉宋論衡終

文政己卯十月廿六日以宋槧校讐

校齋望之

庫文淵青
共第
冊號架



110X

567

100

75